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陳慶之

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從武帝舉義、爲主書、除奉朝請、普通中、爲武威將軍、迎元法僧、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轉東宮直閤、賜爵關中侯、大通中、爲假節飆勇將軍、送元顥入魏、還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出爲持節奮武將軍、北兗州刺史、中大通中、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大同中、進號仁威將軍、卒、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謚曰武、

攻滎陽宣喻士衆

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爲無算、天穆之衆、並是仇讎、我等纔有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

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梁書陳慶之傳）

陳昕

昕、字君章、慶之第五子、大同中、為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帥、右衛仗主、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遷宣猛將軍、除陰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尋為臨川太守、太淸二年、進雲旗將軍、為侯景所殺、

陳兵事啟

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梁書陳慶之傳）

朱异

异、字彥和、吳郡錢塘人、宋處士昭之之孫、天監初、為揚州議曹從事史、直西省、兼太學博士、遷尚書儀曹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進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加員外常侍、中太通初、遷散騎常侍、大同中、遷右衛將軍、加侍中、大淸中、遷左衛將軍、又遷中領軍、卒

贈侍中尚書右僕射有周易集注一百卷、

田飲引

卜田宇兮京之陽面淸洛兮背脩邙屬風林之蕭瑟值寒野之蒼茫鵬紛紛而聚散鴻冥冥而遠翔酒沈兮俱發雲沸兮波揚豈味薄于東魯鄙密爾于南湘于是客有不遠朋自遠方臨淸池而滌器闢山牖而飛觴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閑談希夷之理或賦連翩之章藝文類聚七十二

爲武帝草張纘爲尚書僕射詔

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梁書張纘傳又見南史五十六已爲朱异草詔

祀明堂議

祀明堂改服大裘又已貴質不應三獻禮云郊特牲用大罇鄭玄云大罇瓦也有虞氏瓦罇此皆是宗廟猶已質素況在明堂理不容

象尊也、郊祀貴質、器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雕俎、明堂之禮、于郊爲文、比廟爲質、請改器用純漆、庶合文質之衷、舊儀鬯灌求神、初獻清酒、次醴終醑、醴舉太祇取俎上祭肉、當御前以受俎、五帝天祇不可求之于地、二郊主祭、無受肉之禮、請停三獻灌鬯、及授俎之法、止于一獻清酒、舊用太牢、案郊用繭栗、詩云、配文王于明堂、有維牛維羊、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爲極質、故特用三牲、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牲用特牛、通典四十四

四望議

望是不節之名、豈容局于星海、拘于岳瀆、隋書禮儀志一天監六年議者以爲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爲煩重、儀曹郎朱异議

雩祭燔柴議

案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五帝

必柴。今明堂又無其事。 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十年儀曹郎朱异議

更議復四望

鄭衆云。四望謂日月星海。鄭玄云。謂五岳四鎮四瀆。尋二鄭之說。互有不同。竊以望是不卽之名。凡厥遂祭。皆有斯目。豈容局于星漢。拘于海瀆。請命司天有關水旱之義。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 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十一年。帝曰。四望之祀。頃來遂絕。宜更議復。朱异議

封陽侯不應殤服議

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爲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 隋書禮儀志三。天監十四年。舍人朱异議。又見通典八十二

廟祀加一鉶羹議

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鉶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于一鉶。卽禮爲乖。請加熬油蓴羹一鉶。 隋書禮儀志二。天監十六年十月。舍人朱异議

元法僧內屬議

自王師北討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彌廣頗歸罪法僧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僞也。梁書朱异傳

請改郊祀儀注

禮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遠義須誠質今從汎祭五帝禮不容文

齊儀初獻樽彝明堂貴質不應三獻又不應象樽禮云朝踐用太樽鄭云太樽瓦也記又云有虞氏瓦樽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素況在明堂禮不容象今請改用瓦樽庶合文質之衷

宗廟貴文故庶羞百品天義尊遠則須簡約今儀注所薦與廟不異即理徵事如爲未允請自今明堂肴膳準二郊但帝之爲名本主生育成歲之功實爲顯著非如昊天義絕言象雖曰同郊復應微異若水土之品蔬果之屬猶宜以薦止用梨棗橘栗四種之果薑蒲葵韭四種之菹粳稻黍粱四種之米自此以外郊所無者請

並從省除隋書禮儀志一天監十年儀曹郎朱异以為云云

明堂既汎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後東階而升宜先春帝請改從青帝始。

明堂籩豆等器皆以雕飾尋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雕俎明堂之禮既方郊為文則不容陶匏比廟為質又不應雕俎斟酌二途須存厥衷請改用純漆。

舊儀明堂祀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次酹終酥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依郊儀止一獻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于地二郊之祭並無黍肉之禮並請停灌及授俎法。

舊明堂皆用太牢案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繭栗五帝既曰天神理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于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為極質故特

用三牲，止為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屬，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隋書禮儀志一）

到洽

洽字茂沿，彭城武原人，宋驃騎將軍彥之曾孫，天監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司徒主簿，尚書殿中郎，太子中舍人，侍讀學士，國子博士，出為臨川內史，還除太子家令，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太子中庶子，普通初遷尚書吏部郎，領尚書左丞，進御史中丞，出為貞威將軍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大通元年卒，贈侍中，謚曰理子，有集十五卷。

奏劾劉孝綽

攜少姝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梁書劉孝綽傳）

周弘正補太學博士議

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講一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陳書周弘正傳博士到洽議

劉昭

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天監初、爲奉朝請、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除無錫令、歷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王記室、遷通直郎、出爲剡令、有後漢書注一百二十五卷、幼童傳十卷、集十卷、

鈔集議祭六宗論

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

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荅如安國之說臣昭曰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伯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駮之曰臣以爲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逵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幷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旣屬于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幷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于是乎禜

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于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卽禋天也望于山川禜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卽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

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于理爲通。幽川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㠯攷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于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㠯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㠯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旣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汲乎祖之禮。攷之禮。攷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㠯格。㠯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攷政必本于天。殽㠯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于郊。所㠯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㠯列地利也。祭祖于廟。所㠯本仁也。山

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攷七政審己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于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為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

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徧祭其第四第五此爲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于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于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攷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辯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盍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爲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爲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

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祀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祀所以社稷諸宇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彤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便為傷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槱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後漢志祭祀中注

難晉劉世明論久喪不葬服

喪無二孤廟無二主受弔之禮唯喪主拜稽顙餘人喪踊而已諸

言喪主唯謂一人不斥衆子世明固云若屍柩無所葬者則為後者與衆子同除矣通典一百三

注補續漢書八志序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奧開廊著述創藏山之祕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繫于春秋亦自敏于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實多紹宣協妙元卓律厤已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騑冠章車服曉列于是應譙續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為八志律厤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于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

懸也、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紛緩殺青、竟亦不
成、二子平業、俱稱歷官、華嶠亂亡、典則借泯、雅言遂韻、于是俱絕、
沈松因循、尤解功例、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裁文以爲前、乘流書
品、採自近錄、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煙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
新虛、爲東漢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頁誠跨衆氏、
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
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
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實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于
載籍、志昭表以助其闕、成父述者、夫何易哉、況曄思摛風塵、心撓
成毀、弗克負荷、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累求見異、必應
寫錄、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八志、頗襃其美、雖出拔前、罪歸
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
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厤郡國、必依往式、雖遺書自序、應徧作諸

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已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嘗瑩雲構所缺過乎榱桷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簣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纘緒理慙鉤遠迺借舊志已補之狀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爲三十卷已合范史求于齊工孰曰文類比茲闕根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例少馬氏接孟堅之未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厥求一隅未覩兼鍾律之妙索揣校讎參厥算之微有慙證辨星候祕阻圖緯擬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略時或有見頗邀傍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誚

明汪文盛刊本

全梁文卷六十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蔣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緩

緩字含度，昭子，歷安西湘東王記室，遷中錄事，卒，有集四卷。

照鏡賦

夜籌已歇，曉鐘將絕，窗外明來，帷前影滅，荊王欲起，侍妾應還，前齋上幔，內閣除關，開屏易疊，捲簾難攀，握頭斂鬢，敘子縈鬟，階邊就水，盤中光映，調黛粉之猶調，笑殘黃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窗而取鏡，臺本王官氏姓，溫背後銘文，宜子孫，四面迴風，若流水，句欄區匣佋城闖，分明佋無礙，影前彌可愛，近來顏色不須紅，即時好眉猶約黛，世間好鏡自無多，唯聞一箇比姮娥，曾經玉女照，屢被仙人磨，光明粉可憐，缺五字論時不假蓍，法用自應須，夏天金薄漠，秋日寶葉貝，銀纏辟鬼，呪翠厄護身符，空處宜應描，非是畏敘梳。藝文類聚七十

祖暅

暅一作暅之字景爍范陽薊人齊長水校尉沖之子天監初爲員外散騎侍郎後遷至太府卿

奏請用祖沖之甲子元厤

臣先在晉已來世居此職仰尋黃帝至今十二代厤元不同周天斗分疏密亦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宋大明中臣先人攷古法已爲正厤垂之于後事皆符驗不可改張（隋書律厤志中天監三年下詔定厤祖暅奏）

奏改厤宜在來正

史官今所用何承天厤稍與天乖緯緒參差不可承案被詔付靈臺與新厤對課疏密前期百日並又再申始自去冬終於今朔得失之效並已月別啟聞夫七曜運行理數深妙一失其源則歲積彌爽所上脫可施用宜在來正（隋書律厤志中天監八年十一月暅奏）

渾天論

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氏紛紜互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覩辰極傍矚四維覩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覈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遺衆說附渾儀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景驗之失于過多既不顯求之術而虛設其數蓋誇誕之辭非聖人之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未之革豈不知尋其理歟抑未能求其數故也王蕃所攷較之前說不啻減半雖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誠未能遙趣其實蓋近密乎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秋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景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爲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景長爲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景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

開方除之、爲法、因冬至日高實而已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卽春秋分日高也、已天高乘春秋分景長爲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卽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里數法、夜于地中表南傅地遙望北辰紐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已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幷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數爲實、實如法而一、卽北極紐星高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爲實、實如法、卽去北戴極下之數也、北戴斗極爲空桐、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冬夏春秋辰昏晝夜皆同度也、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寒、近日下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旁雖近而微、視日在旁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矚爲難、平觀爲易也、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效也、今懸珠于百仞之上、或置之于百仞之前、從而觀之、則大小殊形、先

儒弗斯取驗、用繁餘畢支途頗鄉、雌辭折辨、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後二氣者、寒積而不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者、寒暑積而不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溫、弗事加薪、久而愈熾、既移遷之、猶有餘熱也、月行有中道、有陰道、有陽道、如姜岌說、周髀云、日徑千二百五十里、蓋天乖謬、已詳前議、無足采焉、㠯渾象言之、失于過大矣、張衡日月共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三十二分之一、案此而論、天周分母圓周率也、地廣分母圓徑率也、㠯八約之、得周率九十二、徑率二十九、其率傷于周多徑少、衡之疏也、衡㠯日月之徑、居一度之半、又言八極之維、既非攷定日月之徑、又不明其理、飾辭華說、不足窮覈者也、望日月法、立于地中、㠯人目屬徑寸之管、而望日月、令日月大滿管孔、及定管長、㠯管徑乘天高、管長除之、卽日月徑也、月陰精也、其形圓、其質禀日之光而見其體、日

光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月、日月相望、人居其閒、盡覩其質、故形圓也、二弦之月、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魄半明也、晦朔之月、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形不見、舊說日月行九道、斯蓋未究月行之變、而假爲其說、謹案著作郎張衡對三道九行曰、案漢天文志日有三道、月有九行者、謂日月行黃道、爲得其正、或行黃道外、或行黃道內、內外及正行、因名三道、故曰房有四表、三道日月經房星南門卽爲旱、經房星北門爲水、日有三道者、但內外差及正行之道也、月有九行、謂靑道二、出于黃道東、赤道二、出于黃道南、白道二、出于黃道西、黑道二、出于黃道北、故鄭玄注月令、立春春分、日行靑道、月爲之佐、立夏夏至、日行赤道、月爲之佐、立秋秋分、日行白道、月爲之佐、立冬冬至、日行黑道、月爲之佐、故月之九行、非爲黃道外、別有九道、交橫經絡、貫于經舍、但爲日月既爲助物、不能不小有盈縮、或行黃道內外、又案日月以立春合宿在營室、卽

北方之星色當言黑春分宿日在奎奎爲西方之宿色當言白而鄭玄言立春春分日行靑道蓋以歲起于春春在于東東方色靑故起靑號南西及北三方準此故知日月共有三道實無九行但以因八節之差順四時之色曲爲立名故月行言九道舉其實故日道稱三三道九行其義一也則云日之三道躔于二十八宿月之九行經于八節宿隋書天文志上 開元占經一

姜岌此言非也星猶月稟日之光然後乃見若星在日裏則應盈魄今既不然故知星在日表而常明也衆星體自有光曜非由稟日始明今星宿有時食月在魄中分明質見則是星行亦在月裏不專在表又姜岌承二燭爲喩理亦迂迴非實驗也開元占經一

推地中法

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儀表于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于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

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卽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西當更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爲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于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于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直者卽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隋書天文志上祖暅錯綜經注以推地中其法云云

朱史

史傳具詳

定天論

日一千六百七十里，周天六十萬二百二十一里，徑率求之，得十九萬四千一百六十四里，即天東西南北相去之數也。求之得九萬七千六百里，即春秋分日天去地之數也。夏至日天去地上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冬至之日爲天去地上十萬六千二十里也。（開元占經一）

虞履

履，爲上林館學士。

應制旨推日行度數

臣履等謹奉依敕旨案推厤法，表景長短之差，日行南北之道，旁攷經記，近敕目前，莫不事事符合，昭然可見。謹略條度如左：日道圓周三百六十度，分爲十二辰，辰三十度半。春秋分出卯入酉，冬至則出辰入申，夏至則出寅入戌。春秋分日出卯左右十五度，冬

至日出卯南去卯中二十四度，則是侵辰九度，夏至日出卯北去卯中二十四度，則是侵寅九度，春秋分日入酉左右亦各十五度，冬至日入酉南去酉中二十四度，是侵申九度，北極璇璣玉衡，上當天之北五十五度，北去黑山頂三十六度，夏至日在天南十二度，春秋分日在天南三十六度，冬至日中日在天南五十度，冬至日中日去金剛南三十度。開元占經一

虞僧虬

僧虬，會稽餘姚人，天監初為法官。

陳景慈證母事啟

案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為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日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鞫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隋書刑法志：天監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啟云云。又見通典一百六十七

虞皭

皭天監中爲治書侍御史遷尚書祠部郎有集十卷

奏彈伏暅

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已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內史伏暅去歲啟假以迎妹喪爲解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暅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擢名位轉隆暅深誹怨形於辭色興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暅爲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慠然了無異色暅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

行路沸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竊以暅踉蹡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荅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于斯已及，請以暅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洗結，以法從事，如法所稱，暅即主臣，謹案豫章內史臣伏暅，含疵表行，藉悖成心，語嘿一違，資敬兼盡，幸屬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足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佩茲龜組，豈殊縲紲，宜明風憲，肅正簡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暅所居官，凡諸位任，一皆削除。梁書伏暅傳

陳宣懋

宣懋，錢唐人。

陶隱居井欄記

先生丹陽陶仕齊奉朝請，壬申歲來山，棲身高靜，自號隱居，同來

弟子吳郡陸敬游、其次揚王吳戴陳許諸生、供奉隋宗、湖孰潘邈、及遠近宗禀不可具記、悠悠歷代、靡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塘陳宣懋記、景定建康志

傅岐

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齊南郡內史傅琰孫。天監中、爲國子明經生、除南康王宏常侍、遷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除始新令、入爲廷尉正、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岳陽王記室參軍、除建康令、復爲舍人、遷安西中記室、鎭南諮議參軍、太清初、遷太僕司農卿、三年遷中領軍、

魏通和好議

高澄既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已貞陽易景、景心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和不可

許。南史傳致傳太清二年

王僧辯

僧辯字君才，太原祁人。天監中隨父神念歸國，為湘東王國左常侍，隨府轉丹陽尹參軍，會稽中兵，荊州中兵，武寧廣平二郡太守，還為王府中錄事，隨府入為護軍司馬，除江州司馬，監安陸，歷新蔡太守，又隨府除荊州諮議參軍，歷竟陵太守。太清末進領軍將軍，以平河東王譽及守巴陵功，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以復郢州功，加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承聖初以平侯景功進鎮衛將軍司徒揚州刺史，改封永寧郡公，以平陸納破武陵王紀及齊寇功，加太尉車騎大將軍，尋為大都督荊州刺史。敬帝即位，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尋納貞陽侯，為陳霸先所襲遇害。梁僧

按勸進梁元帝三表藝文類聚文苑英華皆為沈炯作英華別有僧辯答貞陽侯二書誤以為徐陵作今改列梁闕名中而以

梁書所載二啟及陳書御覽所載姑編入僧辯文俱改定

檄

凡諸部曲平使招攜投赴戎行前後行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御覽二百九十九引三國典略謂蕭明王僧辯書案蕭明未審所謂必有脫誤據語意當是移檄文

與貞陽侯淵明啟

自秦兵寇陝臣便營赴援纔及下船荆城陷沒即遣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勳豪初並同契周既多時不還人情疑阻比冊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侯瑱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㠯眞跡上呈觀覩將帥恣欲同泰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絕中興伏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樹君㠯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忝請押別使曹沖馳表齊都續啟事㠯聞伏遲拜奉在促梁書王僧辯傳

重與貞陽侯啟

員外常侍姜曇還奉敕伏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鄰國郵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敢不忘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往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讖爾祚既隆社稷有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于大齊戮力展愚效忠誠于陛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啟以聞梁書王僧辯傳

答許亨

省告承有朝授頁為德舉卿操尚惇深文藝該洽學優而官自致青紫況久羈驂足將成頓轡臣輔虛闕期寄實深既欣遊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棲鵷常以增歎夕郎之選雖為清顯位以才升差自無愧且卿始云知命方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

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昧誼限城闕存顧之深荒懟無已（陳書許亨傳亨爲太尉王僧辯從事中郎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黄門侍郎亨奉牋辭府僧辯答）

元樹

樹字秀和（梁書作君立）魏咸陽王禧第六子仕魏爲宗正卿天監八年來降封魏郡王改封鄴王拜員外散騎常侍普通中爲平北將軍北青兗二州刺史率衆迎元法僧還遷持節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中大通中徵侍中鎮右將軍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進據譙城爲魏將杜德所擒死于永寧佛寺魏孝靜時追贈侍中都督青徐兗揚豫五州諸軍事太師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

在梁遺魏公卿百寮書

魏室不造姦豎擅朝社稷阽危綴旒非譬元叉險愿狠戾人倫不齒屬籍疏遠素無聞望特以太后姻婭早蒙寵擢曾不懷音公行

反噬肆茲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土所傳皆云叉狼心蠱毒藉權
位而日滋含忍謟詐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篡逼之
事旦暮必行抑又聞之夫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
以名成師兆亂巨君不臣求之史籍有自來矣元叉大名夜叉弟
羅實名羅剎夜叉羅剎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
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此名
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況乃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位揮
戈言誅王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賢或奕世載德或將相繼踵
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要或姻戚匪他或忠義是秉俛首逆手見
刼凶威臣節未申徒有勤悴又聞自叉專政億兆離德重以歲時
災厲年年水旱牛馬殪踣桑柘焦枯饑饉相仍菜色滿道妖災告
譴人皆欵息獯獮西北羌戎陸梁泗汴左右戍漕流離加以剖斮
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橫潰今既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

懷庶合冠履得所大憝同必誅之戮魏祀無忽諸之非（魏書元叉傳法僧反）叛後樹道公卿百寮書

元法僧

法僧魏道武子陽平王熙之曾孫仕魏爲太尉行參軍轉通直郎盪寇將軍司徒司馬掾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熙平初徵拜光祿大夫出爲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轉安東將軍徐州刺史（梁書武帝紀作鎮東將軍）孝昌初自稱尊號（梁書本傳作稱帝）改元天啟以普通六年據彭城來降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大通中加冠軍將軍中大通中轉車騎將軍進太尉領金紫光祿大夫立爲東魏王不行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大同二年徵爲侍中太尉領軍師將軍卒年八十三

上孝明帝告急表

臣忝守遐方變生慮表賊衆侜張所在彊盛統內城戍悉已陷沒

近州之民亦皆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闕庭既忝宗枝累辱不淺若死爲鬼永曠天顏九泉之下負深重恨今募使間行偷路奔告若蒙軍速至猶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魏書元法僧傳法僧爲益州刺史合境皆反上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六十三終

全梁文卷六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纘

纘字伯緒，緬第三弟，天監中尚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補國子生，除祕書郎，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普通初遷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長兼侍中，大通初出爲寧遠華容公長史，行瑯邪彭城二郡國事，隨府遷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加貞威將軍，行府州事，徵拜度支尚書，出爲吳興太守，大同中，徵爲吏部尚書，進尚書僕射，遷宣惠將軍、丹陽尹，未拜，改使持節湘州刺史，太淸中，徵爲領軍，改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岳陽王詧不受代，見殺，元帝承制，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有鴻寶十卷，本傳作一百卷，集十一卷，本傳作二十卷。

秋雨賦

霡霂興乎爽節、膚寸起于曾岑、乃娛情而悅體、猶冬陽與夏陰、眷南帷已寓目、儆北戶而披襟、商律戒于茲辰、涼雨感而已作、甘泉集而溟溟、油雲興而漠漠、溫飆革于早暮、炎涼改于今昨、乍斜橫而上階、或從風而灑幕、周小庭而密下、泣高枝而疏落、淼池泛濫員波條鑠、低昂弱條、蕨蕤叢薄、藝文類聚二

南征賦

歲次娵訾、月惟中呂、余謁帝于承明、將述職于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路漫漫已無端、情容容而莫與、乃弭節歎曰、人之寓于宇宙也、何異夫栖蝸之爭戰、附蝸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浮沈、矜榮華于尺景、總萬慮于寸陰、彼忘機于猝日、乃聖達之明識、妙品物之貞觀、曾何足而繫心、撫余躬之末迹、屬興王之盛世、蒙三樂之休寵、荷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閣、與校文乎六藝

振長纓于承華、眷儲皇之上叡、居銜觴而接席、出方舟以同濟、彼華坊與禁苑、常宵盤而晝憩、思德音其在耳、若淸塵之未逝、經二紀以及茲、悲明離之永翳、惟平生之彌能、實有志于棲息、慙滅沒之于里、謝韓哀于八極、如籛鏗之代用、譬輪轅之曲直、愧冏任之淸規、謬無取于陳力、逢濯纓之嘉運、遇幷汲之明時、懷君恩而未荅、顧靈瑣而依遲、總端揆以居副、長庶僚而稱師、猶深泉之短綆若高墉而無基、伊吾人之罪薄、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奏舉、方驅傳於衡疑、遵夕宿以言邁、戒晨裝而永辭、行搖搖于南逝、心眷眷而西悲、爾乃橫濟牽牛、傍瞻雉庫、前觀隱脈、卻視雲布、追晉氏之啟戎、覆中州之鼎祚、鞠三川于茂草、露西京于朝露、故黃旗紫蓋、運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歸命之銜璧、爰獻璽于武王、啟中興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覿其內招人望、外攘于紀、草創江南、締構基址、豈徒能布其德、主晉有祀、雲漢作詩、斯干見美而已

哉、乃得正朔相承于茲四代多歷年所、三百餘載、割疆埸于華戎、拯生靈于宇內、不被髮而左衽、緊明德其是賴、夾臨滄之層巘、尋寂寞之舊埏、蘊珠玉之餘潤、昭羅綺之遺娟、懷若人之遠理、豈喜慍其能遷、雖魂埋于百世、猶映澈于九泉、經法王之梵宇、覩因時之或躍、從四海之宅心、故取亂而誅虐、在蒼精之將季、翦洪柯已銷落、既觀蝸而逞刑、又施獸而爲謔、候高祿以巧笑、俟長星而懽噱、何慄慄之黔首、思假命其無託、信人欲而天從、爰物覩而聖作、我皇帝膺籙受圖、聰明神武、乘豐而遇、席卷三楚、師克在和、仁義必取、形猶積決、應若飈舉、于是殪桑林之封豨、殲青丘之大風、戢干戈以耀德、肆時夏而成功、放流聲于鄭衛、屏豔質于傾宮、配軒皇以邁迹、豈商周之比隆、化致升平、于茲四紀、六夷膜拜、八蠻同軌、叡穆于上庠、宛申于大理、顯三光之照燭、降五靈之休祉、諒殊功于百王、固無得而稱矣、沂金牛之迅湍、覩靈山（藝文類聚作巖嶠）之雄

壯賓江南之巨墟、平雲霄而竦狀、摽素嶺乎青壁、甚猋文于翠巘、跳巨石以驚湍、批衝巖而駭浪、縱千尋之峭岸、(藝文類聚作峭峯)深萬流之大谿、隱日月以蔽虧、搏風煙而回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倏爍、積霜霰之往還、鼓波濤之前卻、下流沫以濟險、上岑崟而將落、開知命之是虞、故遣風而靡託、訊會懼之詭狀、云怒特之來奔、及漁人之垂餌、沈潛鎖于洪源、墜幽塗于忠武、馳四馬之高軒、不語神以徵怪、情存之而勿論、覽姑孰之舊謝、訪遺迹兮宣武、挾伸謀之雄氣、朝委裘而作輔、歷孤宗之明君、猶負芒于盛主、勢傾河以覆岱、威回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誠、在伊稷而未舉、矧有功而無志、豈季葉其能處、懼貽笑于文景、憂衆賢之覆餗、雖苞葉以代興、終夷宗而殄族、彼僭后之竊儲、衛邀之而侯竊、況神明之大寶、乃闚干于天祿、造扃鍵之候司、發傳書于關尉、據轘轅乎伊洛、守衡津于河渭、無矯且以招賓、關捐繻而待貴、寶祗敬于王典、懷鞠

躬而屏氣惟函谷之襟帶疑武庫之精兵探風謠于往昔聞乳獸于龍成在當今而觴易止識鑒其姦情陋文仲之廢職鄙彭門之食征于是近睇嶄岑遙瞻鵲岸島嶼蒼茫風雲蕭散屬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㳽水泓澄以闔夕山參差而辨旦忽臨睨于故鄉眇江天其無畔邈洄流而右阻邀長薄而左貫獨向風以舒情搴芳洲其誰孤覽銅山而繫纜訪叔文之靈宇得舊名而猶存皆懵蕪而積楚想夫君之令問實有聲于前古拯巴漢之廢業爰配名于鄒魯辨山精以息訟對洞星而辟主每撫事以懷人非末學其能覩嘉梅根之孝女尚秉肥于媵姬嗟吳人之重辟憂峻網于將貽彼沈瓜而濟義指滄波而為期此浮履以明節赴丹燭其何疑信理感而情悼實攖悵于余悲空沈吟以遐想愧邯鄲之妙詞望南陵以寓目美牙門之守志眥晉師之席卷豈藩籬而不庇攜老弱于窮城猶區區乎一簣雖挈瓶之小善實君子之所識闕一句是

謂事人之禮、入雷池之長浦、想恭佁之芳塵、臨魚宫㠯繫膳、踐其蒲之抽筍、又有生爲令德、沒爲明神、或捐家奉主、攜手拜親、或正身殉義、哀感市人、所㠯家稱純孝、國號能臣、揚清徽于上列、並異世而爲鄰、發曉潴而邐風、苦神吳之難習、岸曬舟而不進、水騰沙㠯鶩急、天曈曨其垂陰、雨霏霏而來集、慼征夫之勞瘁、每搴帷而佇立、由江沲之派別、望彭匯之通津、塗未中平、及絳日已盈于浹甸、于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倒景懸高、浮天瀉壯、清江洗漈、平湖夷曠、瓛光轉彩、出沒搖漾、崛山嶠家、悠遠寂寥、青溢赤岸、控沙引潮、望歸雲之蓊蓊、揚清風之飄飄、界飛流于翠薄、耿長虹于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層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羣飛沙漲、掩薄草渚、奇甲異鱗、雕文綷羽、驚寡鶴之偏鳴、藝文類聚作聆寡鶴之偏叫聞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悽楚、美中流之衝要、因習坎㠯守固、既因之而設險、又居之而務德、南通珠崖、夜郎西款、

玉津華墨、莫不內清姦宄、外弼苛慝、籓屏京師、事有均于齊德也、聊匡嶺以躊躇、想霞裳于雲仭、流姮娥之逸響、發王子之清嘯、若夜光而可投、豈榮華之難擯、羡還丹其何術、佇一丸于來信、徑遵途乎鄂渚、迹孫氏之霸基、陳利兵而蓄粟、抗十倍之銳師、在賢才之必用、盜推誠而忍欺、圖富强以法立、勵貞臣而日嬉、識徐基于江畔、云釣臺之舊址、方戰國之多虞、猶從容而宴喜、欽輔吳之忠諒、歎仲謀之虛己、處君臣而並得、頁致霸其有以、俾文侯之雅望、識一代之偉人、爾僻書以心服、王比德而譽均、遘時雄之應運、方協義以經綸、名既逼而愈讓、言雖聞而彌親、惜勤王于延嶽、俾漢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與、悲盛業之未申、汎蘆洲以延佇、問伍員之所濟、出懷珠而免讎、踦投金以答惠、彼無求于萬鍾、唯長歌而鼓枻、慨斯誠之未感、乃沈軀以明誓、空負恨其何追、徒臨滄而先祭、及旋師于鄉國、羨邀福于來裔、入郢都而抵掌、壯天險之難窺、

允分荊之勝略、成百代之良規、賈生方于指大、應侯譬之木拔、所以居宗振末、强本弱枝、聞古今之通制、歷盛衰而不移、可不謂然與、美經國之遠體也、耐忠言于城郢、撟終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閱、顧社稷而惶憂、服莊王之高義、乃徵名於夏州、恥蹊田之過罰、納申叔之嘉謀、覩巫臣之獻箴、鑒周書曰明喻、何自謀其多僻、要參中而遠赴、若條申之誅丹、寶匡君以成務、在兩臣而優劣、居二主其並裕、臨赤崖而慷慨、摧雄圖於魏武、乘戰勝以長驅、志吞吳而并楚、總八州之毅卒、期姑蘇而振旅、時有便乎建瓴、事無留于蕭斧、霸孫赫其霆奮、杖邁俗之英輔、裂宇宙而三分、識決機乎一舉、嗟玄德之矯矯、思興復于舊京、招臥龍于當世、配管仲而稱英、收散亡之餘弱、結與國而連橫、延五紀乎岷嶓、紹四百于炎精、望巴丘以邅回、邈洞庭而徵恍、沈輕舟而不繫、何靈胥之浩蕩、眺君福之雙峯、徒臨風以增想、償瑤觴而一酌、駕彩蜺而獨往、爾乃南

與衡霍、北距汨潭、包括沅澧、汲引瀟湘、淲淲長邁、漫漫回洑、蕩雲沃日、吐霞含光、靑碧潭嶼、萬頃澄澈、綺蘭從風、素沙被雪、雜雲霞吕舒卷、開河洲而斷絶、回曉仄於中川、起長飆而半滅、覩遺構之舊循、瞻汨羅吕隕泗、豈懷寶而迷邦、猶殷勤而一致、蘊芳華吕發積、非嬿人之所娰、合小雅之怨誹、兼國風之美志、彈冠而振衣、猶自別于泥滓、且殺身吕成義、筮露才而揚己、悲先生之不辰、逢椒蘭之妬美、有驊騮而不馭、焉遑遑于千里、旣踐境吕思人、弼流連其無已、修行潦之蘋蘩、敢憑誠于沼沚、謁黃陵而展敬、與瑤席平川谿、具蘭香吕齋沐、懷椒糈而要之、延帝子于三后、降夔龍于九疑、騰河靈之水鵠、下太一之靈旗、撫安哥吕會儛、疏緩節而依遲、日徘徊吕將暮、情眇默而無辭、慍秦皇之川幸、尤土壤吕加戮、昧天道之無親、勤望祀吕祈福、將人怨而神怒、故飛川而蕩谷、推其理吕歸實、遂刊山而赭木、于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砥課庸薄、

夕惕兢懼存問長老隱恤氓庶奉宣皇恩覽篇有賦遠哉盛乎斯邦之舊也有虞巡方以託終夏后開國而疏決太伯讓嗣以來遊口臣祈仙而齊潔固是明王之塵軌聖賢之蹤轍也若夫屈平懷沙之賦賈子遊湘之篇史遷摛文以投弔揚雄反騷而沉川其風謠雅什又是詞人之所流連也亦有仲蓋成德仍世相繼父子三台緇衣改敝古初抱于烈火劉先高而忤世蔣公琰之弘通桓伯緒之匡濟鄧究時之絕述谷思恭之藻麗實川嶽之精靈常間出而無替也至于殊庭之客帝鄉之賢神奔鬼化吐吸雲煙王笥登之而郤老金人植杖以尊泉蘇生騎龍而出入處靜駕鹿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偶南棃之偓佺時髣髴其遙見亦往往而有焉爾乃歷省府庭周行街術山川遠覽邑居近悉剳黔中以置守獻青陽而背質鄒生所謂還舟楚王于焉乘馹巡高山之界仞衰吳文之爲宰彼非劉而八王皆國士而身臨在長沙而著令經五葉其

未改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之經始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以安
辭邑無改于舊井尙開流而洌泉懷伊管之政術遇庸臣而見逼
終被知于時主嗟漢宗之得賢受齊居之遠託豈理謝而生全哀
懷王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修定祀於北郭對林野而幽藹慮無
吐于馨香祀瓊芽而沃醱景十三以啟國惟君王其能大道炎正
之中微實斯藩而是賴顧四阜之紆餘作升高以遊目審山川之
面帶將取名于衡麓下彌漫以爽塏上欽崺而重複風瑟瑟以鳴
松水琤琤而響谷低四照于若華埒千尋于建木與囂塵之可屏
登巖阿而寤寐捨城中之常戀慕遊仙之靈族是時涼風暮節萬
實西成華池迴遠飛閣淒明嘉南洲之炎德愛蘭蕙之秋榮下名
柑于曲楙采芳菊于高墉樹羅軒而竝列竹被嶺而叢生徵棲禽
之夕返送旅雁之晨征悲去鄉而遠客矧覽物而娛情惟傳車之
所蒞實應揚其是寔或解組以立威乍露服而加賞遵聖主之恩

刑，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潤于九里，澤自家而刑國，闕小道之可觀，蓋異塗其易克，嘅高衢而願騁，憂取累于長纓，聞田后之非據，承烔戒乎明則，愧壽陵之餘子，學邯鄲而匍匐也。梁書張纘傳大同九年爲使持節都督湘雍南益三州諸軍事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其詞云云又見藝文類聚二十七

離別賦 并序

太常劉侯，前輩宿達，余在紈綺之歲，固已欽其風矣。及理棹江干，攬涕還望，采蕭之詠，不覺成篇。

彼劉侯之矯矯，承世德之清輝，挺荊衡之篠簜，耀江漢之珠璣。昔相知于一定，逾盛衰乎二紀，豈因媒以成親，非彈冠而來仕。分自諧于金石，情冥符乎蘭芷。忘時輩之後先，略相知之年齒。及胥遇于雲閣，又方駕而聯曹。宵擁衾而瞎語，晝稅鞅以遊遨。案方前而等食，衣共體而同袍。猶合歡之蠲忿，如來蘇之釋勞。唯吾人之與子兮，諒不言其已召。在百代而奚殊，雖千年而同調。竄風波之所

秫豈流俗之能要非高唱而云擬逢下士而或笑賜顧言于信次尙眷眷而興懷矧與扈之遠訣抱離袖而長乖顧龍門而掩涕睇郢路而何借在驚魚之歷感迫徂年之將暮眺湘沅之分流道洞庭之永路山峻高而易隱浦逶迴而難派猿啾啾而夜吟鵑初學記作風騷騷而曉度撫客子兮其何心能辭鄉兮別故共抱荃蕙之遺芳不離披于霜露藝文類聚三十初學記十八

懷音賦 并序

西平劭陵王㠯親賢近能作藩夏首下走叨竊時命驪傳湘羅又託下風素蒙淑顧及塗經鄢郢淹泊累旬君王彌隨珠于千仞乃貽之㠯麗則詩云懷我好音敢爲懷音賦云爾

伊宗周之令望巡召南而述職襟帶鄢夏之鄉亘條江漢之域服詩書于懷袖抱仁義于胸臆總九德㠯棲身橫四瀕而撫翼術微躬之末迹認馳傳于衡嶷出洞庭而左轉指鄢醴而爲期仰芳塵

于夏汭、路將近而彌滋、棹接波以遄務、舟望浦而倦遊、自淸光之未覩、逾一紀以歷茲、敢憑情于往昔、逢君恩之未遠、陪桂苑之良遊、接蘭臺之高會、旣醉酒以飽德、亦傾蓋而綴帶、感平原之愛客傷岐路之難留、戀西園之餘賞、泣南浦之徂舟、結煩言于將贈、情有重乎琳球、顧龍門其不見、過夏首而西浮、申服義之末沫、長記言于還郵、藝文類聚三十一

妒婦賦

惟婦怨之無極、羌于何而弗有、或造端而構末、皆莠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恨、每傳聲而妄受、乍隔幌而窺屏、或覘窗而瞰牖、若夫室怒小憾、反目私言、不忍細忿、皆成大冤、閨房之所隱私、牀第之所討論、咸一朝之發洩、滿四海之囂喧、忽有逆其妒鱗、犯其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或棄産而焚家、或投兒而害壻、藝文類聚三十五

瓜賦

惟茲瓜之實茂、體太素之純精、翕玄潤于浮霄、含皇澤于夏庭、于是蒼春發歲、天地交和、乃啟沃壤、是殖是播、納佳種于畦畹、應時運而剖牙、揮茹散縈、栽葉負柯、蓊甘鬱蒼、莽蓊婆娑、晞慶雲吕吐蕤、仰旭日之敷蕚、朝希重陽、夕承朗月、清露湛而霄降、翔風移吕晨發、振柯條之繞若、顧惠氣吕滋悅、感靈化而絪縕、覩佳實之並結、始懷微而苦發、終感宫而甘通、信不和而自發、與九鼎乎齊功、蔓草是藉、密葉是蔽、潛湫獨熱、墮莖搖蔕、芬馥酷烈、氣暘雲際、申狄不能詳其味、隸首不能爲之計、昔東陵之甘瓜、美顯名于中古、彼服閭之攸檐、乃衆仙之所睹、美人神之同嫉、何厥用之弘普、惟今實于無窮、永可殖于靈圃、藝文類聚八十七

擬若有人兮

若有人兮傍巖石、新茝衣兮杜衡席、表幽居兮翠微上、臨春風兮聊騁望、日已暮兮夕雲飛、懷君王兮未能歸、藝文類聚五十六

讓吏部尚書表

漢革民曹、魏仍東掾、毛孝先呂清公見美盧子若呂貞固任職降及晉代、希覯其人、梁彥輔雍容自守、當時恨其寡登、山巨源意存賞拔、不免與世浮沈、鄧攸牧馬家庭、何益止競之操、卞壺加金丸在石、未聞檢栽之功、藝文類聚四十八 初學記十一

讓尚書僕射表

自出守股肱、入尸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淺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已上梁書本傳 雖復吐言如傷、屈體無骨、勤容鷸斧、猶成多慊、曾闕如闕、坐客恆滿、情態參差、世塗盈虛、薏苢興謗、含虛見猜、疑似雖分、聖賢致惑、人之包藏、山川非險、況在於臣、焉可詮綜、梁書張纘傳 藝文類聚四十八

謝東宮賚圖啟

性愛山泉頗樂閑曠雖復伏膺堯門情存魏闕至於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常願卜居幽僻屏避喧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依林結宇憩桃李之夏陰對徑開軒采橘柚之秋實而王繼陸海畝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畤必侍使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荊之窟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潭百仞前瞻逸陌朝夕爽塏後望鍾阜表裏烟霞每勝春迎夏華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蹤瞰戶牖不異登臨升降堦墀已窮歷覽舟楫所屆累日不能究其源魚鳥之豐山澤不能喻其美藝文類聚六十五

謝皇太子賚果然褥啟

伏呂狐裘熊席徒負舊名玄豹青貂未能適體嚴冰在節朔風結宇吹綸愧服挾纊悲溫但勸非伏瘕恩垂夜綴道愧經明坐叨寵席仰榮俯媿進退在顏藝文類聚九十五

與陸雲公叔襄兄晏子書

郗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標令弱年、經目所覩、殆無再閒、懷橘抱柰、棃自天情、倨坐列薪、非因外獎、學已聚之、則一名能立、問已辯之、則師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藻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齒過肩隨、禮殊拜絕、懷抱相得、忘其年義、朝遊夕宴、一載于斯、撫古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伊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識慮惛恍、久絕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輸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遊故、咸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爲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已風霜改節、客遊半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別、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

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兼深家實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已無次　梁書陸雲公傳

詒湘東王書

河東載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　周書蕭詧傳

河東已豎檣上水將襲荆州　梁書張纘傳

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共爲不逞將襲江陵　梁書河東王譽傳纘密報世祖又南史五十三末二句但作將來襲江陵

丁貴嬪哀策文

菆塗既啟桂幬虛凝龍帷已薦象服將升皇帝傷椒臺之永闕悼曾城之不踐罷鄉歌乎燕樂撤徽齊于祀典夙有柔範化行南國爰命史臣俾流嬪德其辭曰

軒緯之精江漢之英歸于君袂生此離明誕自厥初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早穆聲被洽陽譽宣中谷龍德

在田、聿恭玆祀、陰化代終、王風攸始、勳容諧式、出言顯史、宜其家人、刑于國紀、膺斯眷命、從此宅心、狄綴采珩、珮動雅音、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踐、天高照臨、玄紞莫修、褘章早缺、成物誰能、芳猷有烈、素魄貞明、紫宮炤晰、逮下靡傷、思賢罔薇、躬儉則節、昭事惟虔、金玉無玩、筐筥不捐、祥流德化、慶表親賢、甄昌軼啓、孕魯陶燕、方論婦教、明章閫席、玄池早扃、湘沅已穸、展衣委華、朱幘寢迹、慕結儲闈、哀深蕃辟、嗚呼哀哉、令龜兆良、葆引遙祖、具僚次列、承華接武、日杳杳已霾、春風淒淒而結緒、去留掖已依遲、飾新宮而延佇、嗚呼哀哉、啟丹旗之星旒、振容車之黼裳、擬靈金而鬱楚、泛悽管而凝傷、遺備物乎營寢、掩重閣乎窆皇、椒風暖兮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哀哉、側聞高義、彤管有煒、道變虞風、功參唐跡、婉如之人、休光赤舃、施諸天地、而無朝夕、嗚呼哀哉、梁書高祖丁貴嬪傳

故左氏尙書忠子沈僧昱墓誌銘

漸東振古彌紉三襲政若解縉吏如燥溼十升龍管四至九卿居高首映比德署明藝文類聚四十八

中書令蕭子顯墓誌

君狀貌巨壚風神磊落顧瞻動于容止英奕發于流眄筆鋒席上皆如素蓄切問近思見稱閑敏帝嘗顧問君曰我擬遷史若成眾史可廢乃荅詔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制符同復在茲日儲君毓德少陽情協陳阮親妙思式表玄后藝文類聚四十八

張綰

綰字孝卿緬第四弟初爲國子生對策高第除長兼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中書郎國子博士出爲北中郎長史蘭陵太守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權知丹陽尹事遷中軍宣城王長史改御史中丞出爲豫章內史復爲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太清中進左衞將軍遷吏部尚書元帝承制授侍中左衞將

軍相國長史出爲持節雲麾將軍湘東內史及郎位微爲尚書右僕射加侍中有集十一卷

龍樓寺碑

蓋聞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故知局于泥甃者未測滄溟之浩汗篤于一時者豈信寒暑之推移何異乎玩郎世而弗悟于生死之流耽假樂而迷于眞覺之觀銘曰

識相裁萌無明重蔽五住次起四生無際苦海倒流業風橫厲彼岸何遠津航絕濟輕毛易轉花木難留寶逢象正悟彼生修照曜眞法逍遙寶舟占彼勝地胥宇攸宅遥川縈帶峻矩盤桓霞生蓮堞風起長飆冬室停煥夏臺增寒藝文類聚七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六十四終